

跌落在海德堡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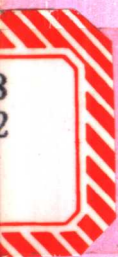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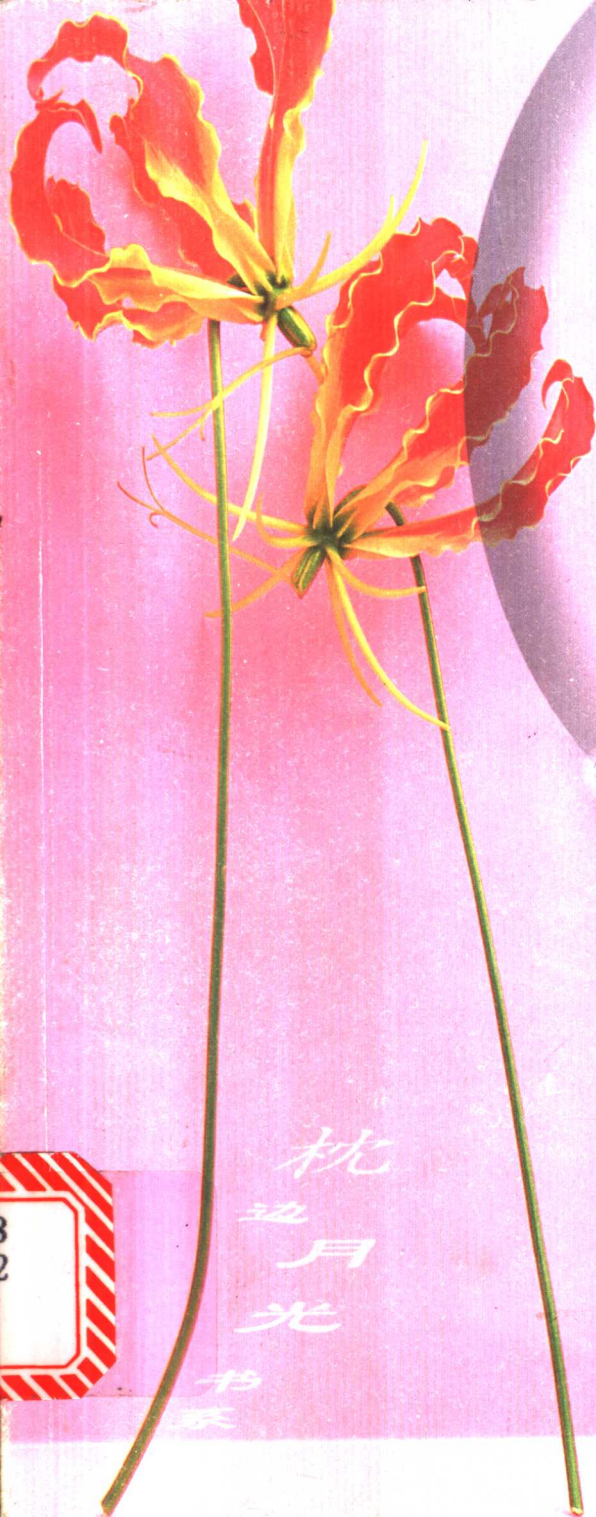
枕边月光书系

主编／樊爱国
执行／保冬妮

的眼泪

枕边月光

书系



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

枕边月光书系

主编 樊爱国

执行 保冬妮

青
岛
出
版
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/樊爱国主编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 2001. 6
(枕边月光书系)

ISBN 7-5436-1920-4

I. 跌... II. 樊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3443 号

书 名	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(枕边月光书系)
主 编	樊爱国
执 行	保冬妮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邮购电话	(0532)5814750 5814611-8662
责任编辑	高继民 郭东明
插 图	尚亚萍
装帧设计	刘 媛
印 刷	胶南市印刷厂 青岛人民印刷厂
出版日期	2001 年 6 月第 1 版,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	32 开(850×1168 毫米)
印 张	6.625
插 页	4
字 数	165 千字
ISBN	7-5436-1902-4/I·296
定 价	16.50 元

《枕边月光书系》总序

樊爱国

我相信，每个人都会盼望惊喜、向往浪漫、喜欢睿智、期待温馨、憧憬美好，而这些美妙的感受，尽在这套《枕边月光书系》中。

这套书由六本小书组成。看看她们的名字吧：《月光手帕》、《小木屋里的烛光》、《女人与男人的梦》、《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》、《栀子花的秘密》、《猫约黄昏后》。这些名字，是我们编辑部全体编辑和此书责任编辑高继民先生冥思苦想的所得。那时，我们所想的就是：怎样能使这些书的名字更好地表达她们的内容，更让人读她千遍也不厌倦。这就像已经生了漂亮儿女的父母，他们满怀爱与希望在千千万万的汉字中，寻找最适合最美丽的名字。

这套书约100万字，每本15~20万字。她是几百个笔者真情的吐露，智慧的结晶；也是《婚姻与家庭》杂志15年中精华的积淀。《月光手帕》包容了几十篇精美的千字文，她凝练细腻、以小见大，道出了种种深刻的人生感悟。《小木屋里的烛光》写的是人间真情：夫妻情和两代人之间的感情，文章以事叙情、情景交融，感人至深。在《女人与男人的梦》中，男人讲述了对女人的真心话，女人也讲述了对男人的评价，时时迸发出精辟的见解。《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》是由几十篇美丽伤感的海外故事组成的，无论是外国人的故事，还是海外华人的故事，在人们被感动得潸然泪下的同时，都会得到新的启迪。《栀子花的秘密》是一本情感故事，或幸福的经历，或悠远的回忆，或飘零的感受，组成了一条缤纷的情爱画廊。《猫约黄昏后》是写人与动物之间的真实故事，人有



情、动物亦有灵性，人与动物应当怎样相处，这本书将会告诉人们许多回味无穷的故事。

这套书出自《婚姻与家庭》杂志的诸多栏目，她们有《生活悟语》、《老公老婆》、《两代絮语》、《男人真心话》、《女性天空》、《我的一段情》、《环球传真》、《情爱画廊》、《另类朋友》等等，她们都是些让人赏心悦目、爱不释手的栏目。

说到《婚姻与家庭》杂志，她早就是广大读者的老朋友了，作为全国妇联主管、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的一本生活类期刊，她今年已跨入了第十六个年头。由于她被读者充分喜爱的成就，2000年，新闻出版署授予她“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奖”，并同时荣获“国家期刊奖”提名奖。

作为《婚姻与家庭》杂志的主编，在写这篇《序》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时时涌现出下面的镜头：在月下的枕边，在飞驰的列车上，在公园的大树旁，在涓涓的小河畔，这套小书就在你的手中，她陪伴着你，让你感动、让你遐想……

我愿意信心十足地说：我所期待的情景一切都将是真的。

2001年4月6日



上卷 难以置信的奇观

- 3/摄政大街上的女人们
- 9/快乐贝蒂和挑剔安妮
- 11/闯东欧的男子汉
- 22/100 多个娃娃的女主人
- 27/黑发“宝贝儿们”心中的洋王子
- 33/“娜拉”们——我在德国的芳邻
- 37/梦断美利坚
- 46/难忘日本“洋插队”
- 51/我在日本赌城当总监
- 61/东瀛寻梦,我的爱情一波三折
- 71/澳大利亚,上帝的宠儿
- 84/中国人困扰在纽约
- 89/跌落在海德堡的眼泪
- 92/OK! 我的女邻居伊莉莎白
- 95/澳洲“老爸”,你是我心中的一道伤痕



下卷 不同一般的浪漫

- 105/ 紧急呼救
- 109/ 握住我的手
- 113/ 床头上的故事
- 115/ 天堂回信
- 119/ 爸爸的餐桌
- 122/ 爸爸的吉祥鸟
- 125/ 不同一般的浪漫
- 127/ 有远见的母亲
- 131/ 穿越时空的小船
- 134/ “临时”妈妈
- 136/ 难忘的埃尔爸爸
- 141/ 为我揭开帐幔的盲人
- 144/ 我的灰姑娘晚礼服
- 146/ 为总统演唱的黑人歌手
- 151/ 妈妈给了我两次生命
- 156/ 歌中飘出白天鹅
- 160/ 瓷器的碎片
- 163/ 离异后的巨富之妻
- 167/ 从T形舞台到非洲大草原



- 172/ 非洲超级名模的童年遭遇
- 176/ 漫漫狱中情
- 179/ 单身母亲的自述
- 182/ 千金不换一幅画
- 186/ 勇敢的布雷科
- 189/ 单身母亲的一天
- 194/ 圣诞宝贝
- 199/ 爱上一个相貌丑陋的人
- 201/ 弃婴的“母亲”

难以置信的奇观

在伦敦、在纽约、在墨尔本、在莫斯科、在东京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我迷失在异国他乡的石头路上。思乡的音符弥漫在天空，我的眼泪滴在海德堡的玫瑰上

.....







晚霞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祖国。到达英国的第一天，我徘徊在伦敦豪华的摄政大街街头。五光十色的建筑、橱窗、广告，给了我新奇的刺激。忽然，我看到一群色彩斑斓、鲜艳刺目的物体，远远移动而来。定睛一看，我不禁疑心是我们的国粹阎王、小鬼、无常、五道神诸位也到此一游了。不过这可确是一群活人，青、紫、白各种色彩涂满脸蛋、眼圈、嘴唇。头发则金、蓝、红、白，有的如蘑菇云冲天而起，有的剃成一个古罗马头盔式的鸡冠，有的干脆剃秃，只留一撮两撮孤军突起。耳壁、鼻孔、脖颈上的东西也千奇百怪，有的是沉重的白铁环，有的是五颜六色石块连成的串珠。身上的衣着更不可思议，到底是牛仔裤、游泳装、长袍还是面口袋都分不清。有的穿的是一块黑布上面涂抹了种种油彩；有的是千疮百孔的褴褛衣；有的穿着厚实的黑皮背心，胸前挂着面银护心镜，腰间扎着黑亮的皮带，足下穿的是带着马刺、缀满银条的皮靴，有的干脆赤脚。

人群渐渐走近，我才发现这群“妖魔鬼怪”原来是一伙年轻的小姐。她们的容貌体态并无可挑剔之处。对于路上行人的侧目，她们怡然自得，若无其事。我正惊奇，突然听得一声“对不起”在耳边响起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是我那塞得满满的旅行袋上，一只杯子眼看就要从袋口掉出，被一位女士赶上一步救起了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致谢，这群人已飘然而去。

暮色中，我拐过街角，数辆摩托车飞驰而来。坐在上面的铁马骑士，是几位少女。她们长发飘拂，戴

枕边月光书系



着金光闪闪的胸罩及腰带，下身是黑皮短裤和黑亮的软靴。她们额上的金箍印有“超级姑娘”字样。其中一位斜佩的红绸带上写着“强壮与性感”几个大字。我方到一日，西方现代派女性之解放程度，已让我吃惊了。

刚到异域，要安顿下来，总得在银行、邮局、商店、饭馆、办公室、图书馆之间周旋。我又发现这是个女性占多数、甚至占优势的地盘。售货员、服务员、出纳员、秘书、图书馆员，在人们印象中，大都是女性。男性也不少，但似乎总缺点什么，也许就是女性从业者的风度吧。

她们的发式、化妆和衣着，当然讲究，但印象突出的不是个性、新奇与刺激，而是让你感觉到她与所在单位的环境，和所从事的事务的和谐。特别是她们的表情、动作与语言。温婉的微笑，和谐可亲的语调，殷勤而周到的服务，恰到好处的关照，使人感到温暖、亲切。开始，我还以为得到了特别的照顾，这是有幸遇到了一位态度、修养和性格都特别好的女士。但久而久之，我发现不论在哪个单位，接触到哪一种职业的女性，她们的表情、语调与举止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不禁担起心来。若是让我把这种风度哪怕只持续一阵，面部、喉舌和全身的神经肌肉，都会觉得累得受不了。这更使我体会到她们那轻松愉快的表情，是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练出来的。

我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又领略了英国女大学生的另一番风貌。未到牛津之前，我脑中浮现的是贵族淑女的那种娇柔气派，而下车伊始，我看到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带着行李，几位迎接我的同胞正争着替我分劳。这时，几位英国女大学生主动过来帮忙。她们提起沉重的行装，肩扛手提，面无难色，那副气昂昂的神情使我们不由得惊叹。

在这所古老的大学城市中，谁是女大学生，一看便知。她们神态大方，衣着发式简便。一个随随便便的提袋装上书刊讲义，骑辆旧自行车或者借机练习慢跑，匆匆来往于各课室之间。昔日是女子禁地的牛津大学，今天女大学生人数已与男



生相差无几。学术性的研讨辩论,政治性的集会游行,社交性的舞会野游,主持人往往是一位或数位小姐。在这里娇里娇气、忸忸怩怩、矫揉造作的神态,是难得见到的。

虽然这里的女学生,有不少出身贵族名门,是豪富之家的千金,但家境贫寒的女学生,经过艰苦奋斗,同样可得到桂冠。我结识的一位女士,从少年时就做工,一面维持生活,一面挣学费读书。为取得学术资料,她风尘仆仆跋涉在世界的许多荒郊野岭,终于获得博士学位。我问她:“你没怕过孤独寂寞,无人帮助吗?”她笑着说:“没时间想到怕,只怕时间不够用!”

像这位女士的身世经历,在牛津大学并不是个别的。我见到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小姐,出身于贫苦的移民之家,也是靠做工和争取奖学金维持学业。她所得的不过是颇可怜的一笔数目,为了能坚持获得学位,她不得不把衣食住行的水平降到最低限度。对于她们,各种舒适、享乐,似乎是无缘的。她们没有想过,也没设法去依靠什么人,而是以能够自立为荣。

那些成家成名的女学者与夫人们,给我的却是另一种印象。

宴会、酒会这类高级社交场合,我参加过几次。那里,绅士们的衣着虽然讲究,但还较为一律。夫人們的衣饰可就各显神通了。她们都穿着晚礼服,或艳丽或素雅,或轻柔或挺括,或繁复或简洁。她们所佩戴的项链、戒指、耳环、头饰,都是钻石、珍珠、金、银,在灯光的映照下,熠熠闪光,真是灯红酒绿,珠光宝气。

夫人、女宾们,从容大度地周旋于宾主之间,恰如其分地照应场中每一位必须应酬、结交的人。绅士们的交际若是没有这些女士,就好比一台交响乐没了弦乐队,典雅的情趣就要减去大半。而不少政治、商业、学术的活动能否有成果,就更难说了。

然而,要了解英国妇女的生活,却不大容易。英国人是不轻易谈到个人或生活的私事的。



有一天,我正坐在学院的大厅里,一位洒脱的小姐递给我一本小册子。一看,是牛津女生协会出版的《论女性窘境》。这本小册子图文并茂,说的是一些教师、男生,见了女生不外乎往“性”的方面去想,纵使女生身裹伊斯兰黑袍,他们的眼珠子也会钻透黑袍寻找究竟。有的则板起一副清教徒的面孔,出言不逊,挑剔女学生的衣着举止,似乎必须把女学生关进动物园的笼子里,才能保证她们安心读书。

从此,我和这位小姐认识了,通过她,我又有幸应邀参加了一个妇女问题俱乐部的酒会。来者均是一些豁达大度、乐于畅所欲言的人。

“是呀,我用在化妆、衣服和头发上的钱太多了,更主要的是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!”一位秘书小姐说,“可我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是行家呀!在哪个商店买的东西,入时不入时,什么牌子的香水,哪里做的头发,人家一看就知道。要是哪一点不对劲,怎么行呢?”

“这些可比家庭陈设用具费钱多啦!现在的衣着变化越来越多,越来越快,过时的东西白给也没人要,可不像男人的西服那么幸运。”一位主妇也插话说。

“衣着打扮就那么要紧吗?”我不禁问。

“当然了。不论干什么职业,连这些女人最基本的东西都弄不对头,哪会有人雇你。这正是我们最大的爱好,又是最大的难处。”这是一位打字小姐的补充。

“女大学生、女学者不用那么留心这些吧?”我又问。

那位女生协会的小姐微笑了:“不过是留心的重点不太一样罢了。搞学问当然没那么多功夫做头发,可不专事修饰又要保持风度,更不是一日之功。知识界对妇女的言谈举止要求更高。要是弱不禁风,反应动作迟缓,性格别扭孤僻,不善表达交际,不主动去竞争,教师和同事怎能发现你的才能?你又怎能争取到理想的职位呢?难道我们女生就一定得排在男生的队尾吗?“她忽然又想起来什么,”听说中国有个词叫



‘待业’，我们可叫“猎业”，工作要去猎取。不但工作，婚姻、家庭也得猎取。男人说他们猎取女人，女人也照样猎取男人！”

另一位小姐也笑着说：“哪位学者、绅士能被一位风度修养很糟糕的女士猎到呢？狡猾的东西也得好猎手呀！不过，更重要的是女人要有工作能力，自己有像样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陪嫁。就是说，女人要有钱，更要能挣钱。但归根到底，婚姻不可靠，个人才可靠！”

“真后悔当初孩子小时，家务太多，没去工作。如今总觉得自己只是半个人，不是个完整的人。”一位教授夫人不禁插话说。

“有各种先进家庭设备，还有多少家务呢？”我不由地问。

“怎么会少呢？照料孩子，开车出去买东西，修整花园草地，修理水暖电气用具，油漆布置房屋，都得干。”

“怎么不请人帮忙呢？”

“我们可花不起这笔钱，我的丈夫这么多年除了讲课，就是读书、写作，简直没有一分钟空闲。宴会上我是教授夫人，可在家里就成了多技能工人了。孩子要上学，教育费用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好办了。我有个朋友是女讲师，离了婚还供孩子上完了私立中学。女人能工作还是有办法。我也想工作，可现在失业的这么多，哪里去找工作呢？”

“那将来孩子大了，对你们这些老妈妈、老奶奶一定会感恩不尽，伺候周到了。”没想到我这句客套话竟引起了在座人的诧异，要我再重述一遍。

这时我才想起了别人的告诫。英国妇女最忌讳的是涉及年龄问题和听到“老”字。甚至别人有搀扶敬老的表示，都会使她们羞愧难当。没人会想到当老妈妈、老奶奶，儿孙绕膝有什么乐趣。我只能耐心介绍、解释了一些中国这方面的传统，她们听了顿感惊奇，说：“真不一样，不好想象！”

还是原先那位小姐转过话题帮我渡过难关。她说：“现在就是当了博士，找工作也不容易。何况是女性。当博士不过



是站上了起跑线,跑输跑赢还难讲呢!”

我不禁想起了那两位苦学成才的女博士,至今“猎取工作”、“猎取丈夫”还无着落。就说:“这么说,作为女性太艰辛了。好像有什么逼迫你们非这样不可吗?”

最早认识的那位小姐想了想,说:“这里是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,一般没有人会强迫你、教你必须这样、那样,不可以干什么。但是,有一种无形的力量,好比无数竞赛规则,逼迫你遵守。你没空抱怨,不然你在起点就输了。一输再输,是输不起的。不过也有些人钻点空子,开个犯规玩笑。你见过‘庞克’吗?她们就是这样。”

“庞克”就是我来英头一天,在伦敦街头看到的奇观。她们有的是似乎输到了底,有的虽没有输,但也想开开玩笑,示威。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严肃的女士,在尽力使“竞赛规则”对女性更公平、合理一些。因为大多数英国妇女,还是想当获胜的强者,即便“规则”不够公平,有些古怪,也要去赢!





[美]雪芹

安妮和贝蒂跟我是对门邻居,安妮 76 岁了,贝蒂则过了 79 岁生日。安妮的丈夫 60 年前去世了,贝蒂的丈夫则十年前就过世了,两位老太太都是晚年丧夫,儿女也全都住在外州,但两人却是“同病”不“同命”。

安妮形单影只,整日关在家中,她不屑于与人来往,曾主动与她交谈过的邻居都摇头说她太喜欢批评,她的一双儿女也有同感,他们已经几年没有回来看过她了,连过圣诞节时孙儿辈也不肯来。我被邀到城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做有关中国的讲演,只见安妮一人坐在前排,每个刚走进来的老人都忙不迭地往后排去。我招呼他们往前坐,人人对我挤眉弄眼,摇头挥手,弄得我大惑不解。主持活动的杰西卡赶紧告诉我说:老人中心的人都不喜欢安妮,像躲避瘟神一样地“敬而远之”。我听了大为惊讶,我实在不愿孤立安妮,便在安妮身旁坐下闲聊,不出十分钟,我也想向后排逃跑。

而贝蒂的日子则过得很红火,她与邻居和睦相处,邻居的孩子过生日开“派对”都要邀上贝蒂,因为贝蒂每次都大方地将一份生日礼物送给他们。贝蒂的六个儿女虽然都住在外州,但他们轮番来看她。儿女来不了时,贝蒂就与其他老人结伴出门旅游,贝蒂已经游遍全球,而且贝蒂勇于试验新东西,乘螺旋桨飞机、搭游艇、骑摩托车她全都试过了。城里举行音乐会、画展,上演话剧,贝蒂一定参加,因此又常能结识新的老年朋友。贝蒂将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:参加老人活动中心的课程、做社会义务工作、与

枕边月光书系